

東方禪文化

南懷瑾



題

第三輯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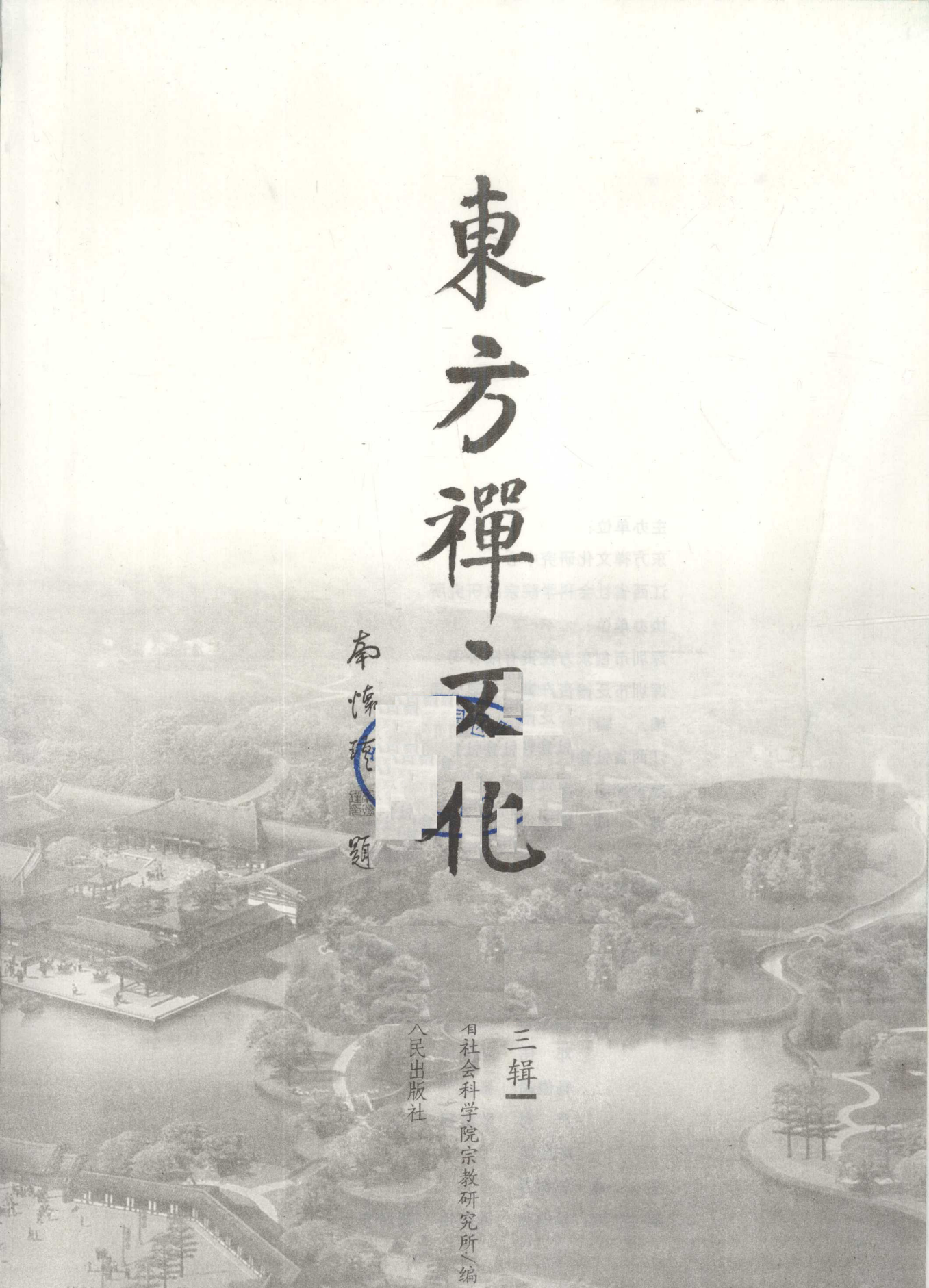


東方禪文化

南懷瑾題

三輯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禅文化(第3辑)/江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10-04622-6

I.东... II.江... III.禅宗-研究-中国 IV.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3101号

东方禅文化(第3辑)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0

字数: 185千 印数: 1-1600册

ISBN 978-7-210-04622-6 / 定价: 28.00元

赣版登字-01-2010-10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电话: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禅门动态

- 001 江西宜丰洞山普利禅寺复建奠基 张琴芳
- 002 探讨与传承
——祝贺“2010年海峡两岸普庵祖师
与地方宗教仪式传统研讨会”顺利召开 魏润芳

六祖探讨

- 005 禅宗六祖对佛教改革的新贡献 冯殿忠
- 017 生命之悟
——对《坛经》解脱论的理解 宋可玉
- 028 马祖道一解脱思想刍析 马 奇
- 036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对后世的启示 黎 康

禅理管窥

- 044 禅心是不以万法为侣的绝对本体 胡春业
- 050 情景教学与禅宗教学理念之关联 全 军
- 057 魏府大觉的禅学思想 杜寒风
- 063 简析《普庵手书加颂金刚经》的佛学义理
释妙安
- 067 因果悟禅点滴（二） 魏润芳

宜春禅苑

- 071 宝峰克文与宜丰禅宗 陈金凤
- 082 宜丰黄檗禅与日本黄檗宗关系略说 梁 琼
- 088 漫话曹洞宗祖庭——宜丰洞山 邹梁斌



韩日禅学

- 091 从知讷禅学思想的形成看中国禅宗的韩国化进程
李海涛
- 099 韩国的佛教传播与禅门九山
林 坚
- 104 日本临济禅的修行
(日) 则竹秀南\文 李贺敏\译

儒家禅观

- 108 唐君毅的“人文宗教”观及其佛教思想内涵
赖功欧
- 119 八大山人与禅宗
胡迎建
- 126 略论禅宗对泰州学派的影响
胡长春

禅著序评

- 132 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研究述评
欧阳镇
- 135 《江西禅宗史话》序
郭树森
- 137 读苏树华《大话佛家智慧》的感想
陈祥龙
- 141 从《庐山历代石刻》看中国佛教文化
欧阳镇

佛经导读

- 144 六祖《法宝坛经》白话演述
——行由品第一
冯殿忠

附 录

- 152 读者来信
李国强
- 131 启事
- 153 稿约



江西宜丰洞山普利禅寺复建奠基

文◎张琴芳

2010年8月30号上午，位于宜丰县境内的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祖庭——洞山普利禅寺隆重举行了复建奠基仪式。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张海如，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谢秀琦，省台办主任阎钢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晓宁，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徐剑元，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佛教协会会长纯一法师，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市佛教协会会长妙安法师，斯米克公司董事长李慈雄，上海绿谷集团董事长吕松涛，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登琨艳等以及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了复建奠基仪式。仪式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韩林主持。仪式上，洞山普利禅寺住持古道法师首先介绍了寺院复建的各项筹建准备情况；随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佛教协会会长纯一法师，斯米克公司董事长李慈雄，县委副书记、县长邓伟，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徐剑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谢秀琦分别作了讲话。谢部长在讲话中对宜丰县近年来在宗教事务的管理、禅宗文化的弘扬等方

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曹洞宗祖庭的复建工作意义重大，对江西省佛教实现禅净圣地、僧才摇篮、道风样板、和谐模范的美好愿景，对发挥江西省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普利禅寺现任住持古道法师和广大信众在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南怀瑾大师的关心支持下，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实施，高效率推进，将普利禅寺建设成为佛教祖庭样板、禅宗文化精品、历史文化名片，成为融佛教文化与洞山山水为一体的禅宗圣地、文化旅游胜地。

洞山普利禅寺复建工程总投资6000万元，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预计工期为三年。目前已经完成了复建的测绘、勘探和规划设计以及施工道路、电力线路、场地平整等前期施工准备。复建完成后的洞山普利禅寺，不仅将是一个院落恢宏的弘道传法建筑群，而且将成为宜丰禅宗文化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中共宜丰县委统战宜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探讨与传承

——祝贺“2010年海峡两岸普庵祖师与地方宗教仪式传统研讨会”顺利召开

文◎魏润芳

2010年7月15日—1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宗教研究系、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宜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宜春学院赣西历史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香港教资会研资局优配研究会支持计划赞助的“2010年海峡两岸普庵祖师与地方宗教仪式传统研讨会”在宜春市宜春学院行政楼四楼党政会议室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的缘起，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南方地方宗教仪式的过程中，发现普庵禅师与中国南方部分区域的民间宗教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海峡两岸从事民间信仰与客家文化研究的部分专家，已经关注到民间普庵教信仰现象，并开展了对各地普庵教信仰区域范围的研究，形成了普庵教研究的一个小团体。为了加强国内外从事普庵禅学思想与民间普庵信仰与宗教仪式学者的成果交流，香港中大和宜春学院联合主办了“2010年海峡两岸普庵祖师与地方宗教仪式传统研讨会”。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国内外从事普庵教信仰与民间宗教仪式研究方

面的专家能协同合作，携手共进，共同推动普庵教信仰研究走向系统、全面、深入，让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为当代的社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短短的三天会程中，无论是与会专家学者，还是各界领导及参会大众，都怀有极大的热情。为了认真探讨，大家不顾炎热与疲劳，深入普庵禅师生前生活与修行的慈化寺、仰山栖隐禅寺参考察。通过实地考察，大家对普庵禅师的生活与修行轨迹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对他生前开创的事业的研究更为直观全面。

慈化寺位于宜春袁州慈化镇，普庵禅师于宋乾道二年（1166）创建于南泉山。南泉山是江西名山，是江右佛教大道场之一，被明太祖赐为“天下第一禅林”。今尚存《敕赐南泉山宗谱》一、二卷，《普祖灵验记》《释迦如来密行化迹全谱》《普庵手书加颂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及千人锅、鼻涕钟等文物。

慈化寺因位于南泉山，又称南泉寺，寺成后曾两度焚毁。元大德五年（1301），慈化寺住持明照大师慈昱和尚赴京朝见



皇帝，回来后奉敕大修慈化寺。历时10余年，终成一座煌煌“大慈化寺”。

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慈化寺有僧侣千余，烛火昼夜不息，盛极一时。国中道场，无出其右者。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赐建龙亭一座，御书“天下第一禅林”，并敕碑置于内。“天下大慈化”之名于是张扬天下。后明英宗又赐额“南泉山大护国慈化禅寺”。明宪宗赐额“广慈护国大慈化禅寺”。时人描写道：“普庵大师开山祖，山色泉声似西土。道成留与坐禅身，名轧羲娥共今古。每年朝礼秋三月，不异灵山大会时……修廊夜点万枝灯，斋厨日办千人供。庭前柏树手亲栽，愿力宏深许再来；须知五百年间事，优钵昙花一度开。”

仰山栖隐禅寺位于宜春城南20公里的明月山集云峰下。由慧寂禅师创建于唐会昌五年（845）。宣宗元年兴起，由时任宰相裴休与江西观察使韦宙支持营建。原寺额“栖隐寺”为唐宣宗亲书御赐。栖隐寺背靠的集云峰（即仰山），是宜春名胜区明月山的群峰之一，也是僧侣追求清静、隐居修禅的极好处所。

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年间，栖隐寺奉敕改名“太平兴国寺”。自此，该寺不再是单一的洵仰宗道场，成了“十方选贤住持院”。不论属何派系，只要是高僧大德，就可以请来住持该寺。因此，在宋代，临济宗的楚圆禅师、曹洞宗的仰山禅师、云门宗的佛印禅师、黄龙宗的行伟禅师等著名高僧，都曾住持过太平兴国寺。宋

代著名文人黄庭坚、范成大、辛弃疾、朱熹等，也都慕名造访过该寺。其时，该寺不仅自身兴旺发达，而且带动仰山兴起了大批“卫星”寺庙，其中的木盆寺等都达到了海内外闻名的程度。

元代，太平兴国寺由著名的希陵禅师住持。希陵禅师曾应元世祖忽必烈之召进宫讲经。因此，朝廷屡给他加赐佛号：忽必烈赐他“佛鉴”；元成宗赐他“大圆”。大德七年冬（1304），该寺曾焚于火灾。但在希陵禅师的艰苦努力下，新的寺宇于8年后在原址矗立。新寺宇“广员倍于旧而加美焉”。江西行省将新寺绘图上报朝廷，元仁宗见后，亲题“大仰山太平兴国寺”匾额一块，又给老禅师加赐“慧照”佛号，并命大臣程钜夫撰写《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寺记》。该记由大书法家赵孟頫亲书，勒石立碑于寺前。

晚清时代，国运不济，以太平兴国寺为核心的仰山寺庙群也随着败落。道光十一年（1831），该寺在又一次遭火焚后，最后一次重建，并改额为“兴国古寺”。改建后的寺庙面积仅有500多平方米，不及过去的二十分之一，气派更是不如前。惟寺前两棵当年慧寂禅师亲手所植的银杏树历经数百年沧桑，现在依然葱郁挺拔。

考察的目的是探讨，探讨的目的为传承。为了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会的3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专题论文20余篇。在大会发言中，中国东南部地方社会仪式专家谭伟伦、

赣西北普庵教研究专家杨永俊、闽西北普庵教研究专家叶明生等都作了专题发言，他们以各自的学识，从不同的角度，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从理论的高度深入浅出地进行了阐述。

刘劲峰撰写的《崇义上堡乡普庵教上垌坛的科范仪式》、陈省身撰写的《北台湾香花僧施食科仪研究——以枋寮庆瑞坛光慧师抄本为例》、林振源撰写的《闽南客家地区的道教仪式与地方社会》、侯冲撰写的《谁的普庵教——以云南汉传佛教科仪为中心的考察》、吴永猛撰写的《台湾的普庵信仰》、丁承运撰写的《普庵咒的源流与音乐》、宋永和撰写的《古田金山道的超度仪式探讨》、钟晋兰撰写的《宁化妇女的接珠念佛与社会生活》、张帆撰写的《闽北上佛妇女信仰形态研究》及黄建兴撰写的《福建闽山教师公庙及法师传说探讨》等论文，更是以大量的社会现实资料，详细具体地阐述了普庵祖师对大众的深刻长久的影响，明确地表述了对普庵禅师修行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大家一致认为，如能正确地

传承普庵祖师的理念，对于纠正普通信佛大众的迷信思想，促进当今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在慈化寺现任住持(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江西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宜春佛教协会会长、江西佛学院副院长)妙安法师发表《普庵夹注金刚经讲解》专题演讲后，与会人员对普庵祖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促进江西省的该项研究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次会议特邀请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主任苏庆华、宜春学院毛忠贤教授担任论文评论审稿人，确保了与会论文的高质量。

宜春学院党委书记王晓春、宜春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易咏春等十余位党政领导的到会，更显示了宜春市委、市政府对此次会议的重视，使本次会议的圆满成功举办更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作者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现侨居新西兰





禅宗六祖对佛教改革的新贡献

文◎冯殿忠

禅宗六祖慧能所谓的禅，就是把佛教的修行方式来了一个革新改变，即由静坐默想的形式主义的修行方式，而变成顿悟的立地成佛的实质性修行方式，即是说，修行佛道不必长期艰苦静坐默想修行，同样能够最有效地达到佛觉、步入佛国净土福田的目的。他把佛教原来的修行方式看作并无意义，并在理论上给以并无意义的论证，从而对佛教哲学给以根本性的改造，开创了佛教的顿教法门，即可以顿悟成佛。《法宝坛经》全部的文字，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该佛经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唯一一部佛经，其所包含的哲理内容丰富多彩。

禅宗六祖慧能，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佛学天才。我们在《法宝坛经》中看到，他对佛教的创新论证，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论述是那样的精密、深邃而系统，不能不令人发出由衷的感叹。中国岭南地方这位靠打柴卖柴养母度日的穷苦行者，竟然在佛教上有这么重大的改革，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从他的佛教哲学对于我国宋明理学的影响，就益发感觉到这一点。

为了弄明白禅宗六祖慧能对于佛教所作的革新贡献，得先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说起。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

伟大的佛觉主义者，印度释迦族的圣人，净饭王太子悉达多，世人称他为世尊、释迦牟尼。他创立佛教的初衷，就是为的救苦救难，为了解除世人生老病死的大苦大难。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圣人、伟大人物，都是把救苦救难、追求人类的幸福当作首要大事的。比如救苦救难的耶稣基督，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默罕默德，比如印度的甘地，比如南非的曼德拉，比如在苦难的旧中国坚决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孙中山，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可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对于人类幸福的彻底实现。只有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由于他确立了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他才能发现人类走向幸福的真正道路，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必然走

向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真正幸福。

释迦牟尼，他是怎么创教的呢？在二千五百年前，他所处的古印度时代，本是流行着婆罗门教。他认识到，婆罗门教不能达到使人类脱离苦海的目的。他为了救苦救难而出家，坚决拒绝亲人的规劝，义无反顾地放弃王位的继承，坚决当了和尚。他以一个苦行僧，多年求索，最后终于在一棵菩提树下，苦思冥想了七天七夜，豁然开朗、大彻大悟，求得了佛觉真理。他所求得的佛觉真理就是：他以如来我佛的自体之身，认为世界的根本存在，是一个远远超出大宇宙的一个存在；宇宙只不过是其演化形式之一。所以，还有存在，存在是不灭的，而且是永恒的。释迦牟尼把这样的存在描绘成空明静寂、广袤无垠。这种存在囊括了从前世、现在世和未来世等等，囊括了亿亿万乃至无穷尽数量的诸佛，全都能合而为一的在一统的佛觉世界。释迦牟尼为了解除众生的生老病死大难，把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都看成不实的虚有，既然虚妄不实，那就应该克除这种不实，使三千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全部到达真实实在的佛国世界，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空明静寂、广袤无垠的真如世界。无边无际的芸芸众生，只有到达了这个世界，达到不生不灭的永恒，才是最后脱离了生老病死的苦海。

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

是怎么样才能度化到无上正等正觉、空明静寂、广袤无垠的真如世界，即空相的佛觉世界，即无余涅槃呢？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只是提了皆令入无余涅槃，但怎么入无余涅槃他没有说。我们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找到了答案。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借观世音自在菩萨摩阿萨同具寿舍利子的对话，而说：“色空，空性见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色即空，是空即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色字，在这里就是指的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这个空字，就是指无上正等正觉，空明静寂、广袤无垠的真如佛觉世界。所谓“空性见色”，就是说，越空无一物，就越包容着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与无上正等正觉，空明静寂、广袤无垠的真如佛觉世界，二者对立统一；简言之就是说二者区别得那样的严格，非此即彼，但二者统一得又是那么相辅相成，二者是亦此亦彼；二者既为对立面，但又不是对立面，是对立统一。“是色即空，是空即色”，这就是说，其实对立面就是自己。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与无上正等正觉，空明静寂、广袤无垠的真如佛觉世界，二者就是这样的对立统一、辩证统一。这就是佛教辩证法。

释迦牟尼的伟大发现就在于他依靠佛教辩证法，看透了人类借以存在的宇宙世界并不是唯一的“有”的存在，所以，他才有可能论证另外的“有”，即与宇宙



不同的另外的“有”；他所谓的这种“有”，就是佛国，就是永恒，就是空明静寂，广袤无垠。他认为这才是世界的实相，世界的真实之象。这样看来，宇宙万事万物这样变来变去，不是太容易了吗？它怎么才能够是可能的呢？释迦牟尼经过苦思冥想所依靠的就是般若大智慧：他的大智慧，不是别的，就是唯心主义。因为只有唯心主义，才能使他办到这一点；也即是通过意念改变一切，即使芸芸众生脱离生老病死的苦难，到达光明幸福的世界，所谓西方极乐世界。在《佛说阿弥陀经》中，对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描述的：“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碎磔，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我们看到，这种描绘，并不像佛国世界的情景，倒是与红尘世界的皇帝宫殿毫无二致。这是与佛觉世界相矛盾的。不过，我们暂且不去管它。释迦牟尼在二千五百年前，竟能如此创教，其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最根本的是靠唯心主义来达到他的创教目的的。因

为只有唯心主义，才能使这种度化来得那么容易；只要在头脑上，打消迷妄，释开执迷，对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有了一个“本来无一物”的认识，就可以达到了。这全靠的是意念、思想、认识、意识，所以才说这种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辩证法，佛教是唯心主义。我们看《西游记》上的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化，能够上天入地、下海，把个顶天立地的镇海神针，说变就变，变成绣花针般大小，竟能放在耳窟之中。神话小说中的所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偌大的一群敌人，凭着一个咒语，就都冻在冰里，只露着一个个脑袋。这边的兵士，便可以人人手执铲锹，在冰上铲下敌人的头颅。之所以能够如此，全是意念变化，即是说，只有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才能够办到；这在唯物主义看来，是办不到的。唯物主义主张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全是物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既不能不存在，又不能随便断灭——就是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一个物质的实实在在的存在。这和萨特尔存在主义的存在，完全本质不同。因为萨特尔的所谓存在，只是“我思故我在”，是指的人的思想意识先于人的存在，所以才说“我思故我在”，“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存在主义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

释迦牟尼传下来的佛教，除了性空、涅槃、圆寂、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觉之外，还有对红尘世界的看法与解释，即认为三千大千世界是



在六道轮回之中。在这样的轮回中不但存在不实的包括山川湖海在内的世界，而且还包括天神世界和地狱世界，即六道轮回的世界；六道轮回是指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罗道，四畜生道，五饿鬼道，六地狱道。就是说，处在迷妄状态下的芸芸众生，是在六道轮回的红尘世界周而复始地循环着。比如人死了就所谓变成鬼，地狱中的鬼可以脱生为人，人也可以升华为神，如成为《封神榜》《西游记》中的诸神。但是，佛教认为，红尘世界中的人鬼神只能在六道轮回中存在，由于迷妄欲界的缘故，他们是不能成佛的。若想成佛，必须由红尘世界度化到佛国。这一度化，就是靠修行佛道。这种修行佛道，在释迦牟尼的佛教，就是靠静坐默想的修行形式，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有望达到。

迦牟尼的真如佛觉世界，是与红尘世界完全不同的。在佛觉世界只有四圣，而且并不存在轮回。佛觉四圣是指：一圣是佛，二圣是菩萨，三圣是缘觉，四圣是声闻。他们在佛国，也可以转世。例如，《金刚经》在解释忍辱波罗蜜时，讲了这样一个转世故事。释迦牟尼的前世，仍是如来佛祖，他在深山静坐修行。时遇歌利王进山打猎，偶尔在山中小憩，醒来不见了妃嫔人等，于是径自进山寻找，远远望见他的妃嫔人等，全都围绕在佛祖周边跪下行礼。歌利王于是发怒，上前对着佛祖大叫：“你凭什么肆意看我的这些女色？”佛祖回答说：“我没有看见任何女

色，更不要说什么动心。”歌利王又问：“为什么不会动心？”回答：“持戒。”问：“什么是持戒？”佛祖说：“忍辱就是持戒。”歌利王于是持刀割截肢解佛祖的肉身本体，口中说着“看你忍辱痛不？还能持戒不？”佛祖正色而说不痛，听任歌利王一节一节地将手、足、耳、鼻等支解下来。这时，吓坏了辅佐宰相，上前相劝。歌利王从未见过能够忍受如此残酷肉痛的人，在毫不动摇的佛祖面前，只好停刀，由愤怒而变成恐怖，对着佛祖长跪不起。佛祖马上发愿，令全身平复如故。在佛祖转世为释迦牟尼的时候，他首先度化了五大弟子，其中第一位弟子就是侨陈如，他就是前世的那个歌利王。佛祖就是用这个故事证明，一切全是虚无，本来无一物，若不然，人被刀割支解时，怎么会感觉不到疼痛呢？所以，这样的事情，只能从想象、幻想才能办到。佛教的救苦救难，不靠唯心主义宣布三千大千世界为乌有，那是办不到的；只有根据唯心主义，把三千大千世界看成是精神性的存在，才能将这亿亿万万的芸芸众生都叫他们觉悟到这全不实有，于是便立刻度达彼岸的实有世界，即佛国世界，彻底解决救苦救难问题。佛教认为，一切芸芸众生，地狱阎罗小鬼，都是虚妄不实的存在，都是迟早要度达佛国彼岸的；所以，包括人类在内的芸芸众生，便都可以彻底地脱离生老病死。

我们知道，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的这种生老病死的特大难题，是不可

能凭着想象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唯物主义主张一切的存在，在于物质性，在于实实在在的在存在。所以，办一切事情，都要从实事求是出发，否则是办不成的。当代，辩证唯物主义对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指对这个大宇宙存在的解释，就是认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并且探讨出了宇宙存在的起源。原来宇宙是在180亿光年之前，由一个超小的几乎近于无的质点超级大爆炸而成。当时这个超小质点无限膨胀、扩大、四处飞奔，而且是以爱因斯坦所定义的极限速度，即光速，以三维为空间，在无限扩散着，一直扩散了180亿光年。宇宙万世的万事万物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产生着，变化着，发展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运动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正是这个运动发展过程，才表现于时间，在宇宙才有了180亿光年；在我们人类社会，才有了以钟表计时的时间，才有了历法。这里说的全是对三千大千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对于三千大千世界的解释，就在于与唯物主义截然相反，是用的唯心主义。他认为世界存在本身，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世界的存在在本质上是意识性的，思想性的，精神性的，心理性的。这在柏拉图，就是理念性的；在黑格尔，就是绝对精神、绝对观念；在贝克莱，就是先存在着感知；在马赫，就是感觉的复合；在中世纪的西欧，就是神本主义；在当代的西方，就是实证主义；在美国，就是实用主

义；在尼采、叔本华，就是唯意志论；在卡尔纳普，就是证伪主义；在维特根斯坦，就是日常语义分析哲学；在胡塞尔，就是现象学；在海德格尔与萨特，就是存在主义，等等；尽管形式多样变化，却是换汤不换药，仍然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唯心主义。

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考察当代科学研究的成就，可以知道，人类借以生存的宇宙，确实实有，而这实有表现为实物。这种实物物质的存在形式是物理的，化学的，核子的，生物的，高分子生物的，系统、控制、信息与场等方式的。这种存在实体又演化出非实体的虚体存在，即由物质而产生意识、思想、精神。之所以说虚体，是为了与全是本体的实体相区别。笔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不但包括实体，而且包括虚体。精神，意识，既然是存在的，而且还能对实体物质起反作用，那么，就应该承认它也是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我们为了与实物的实体相区别，而称之为虚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便推知，宇宙的实物存在，仅仅是物质存在中的一种而已。也就是说，除了宇宙这种实物性的物质存在，肯定还有其他形式的物质存在。而且，无论如何全都是物质存在。由这种推论，当然会推知世界除了存在这个大宇宙之外，肯定还存在有其他形式的物质世界，与我们人类所借以存在的宇宙这种实物物质的存在相区别。

这样一来，我们就和释迦牟尼的伟



大猜测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谋而合——都猜到了与宇宙相区别的另外的世界的存在。但是，二者存在原则性的区别。释迦牟尼的观点是唯心主义，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种客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是说世界最先存在的是理念，是道理，是规律，是精神，黑格尔概括为绝对精神，绝对观念。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芸芸众生，全是由绝对精神而转化为实有，即是由绝对精神的异化而来，结果产生了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并从中概括出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精神现象学、美学等等，然后再转化为绝对观念，仍然变成精神性的东西。所以，才说其是客观唯心主义。而我们的观点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禅宗六祖慧能对佛教的新贡献

我们明白了释迦牟尼传教的大概情况，从对比中，我们便会确信，禅宗六祖慧能虽然是目不识丁，并曾被禅宗五祖弘忍斥为獠獠。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正是这位其貌不扬的岭南人，却给佛教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他大大改革与发展了佛教，不但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宗教，而且为我们传下了一部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佛教经典，中国人自己的唯一一部佛经——《法宝坛经》。禅宗六祖慧能，说他是释迦牟尼之后的第二代佛祖，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在《法宝坛经》中，禅宗六祖慧能把

释迦牟尼的佛教作了具体而更加广大的发挥，他深入发展了释迦牟尼的实相学说，把释迦牟尼的佛觉理论推广到一个至高境界，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顿教法门的佛教——禅宗。禅宗六祖慧能，别看他一字不识，他在佛教上所取得的改革成就，无与伦比。

禅慧以他天赋的聪明，他用自性、本性、自身本性的观点，形成了人的灵魂概念；并对人的灵魂，也就是人的思想、意识，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与阐述。这点是释迦牟尼的佛教所没有的，所以，他所发展起来的宗教，就是禅宗，即顿教法门。他所发展起来的佛教哲学，是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变而来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从《法宝坛经》的全部文字，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比如他在接受五祖大师弘忍传给他的衣钵时，弘忍大师为他传授《金刚经》，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对于这句话作了与释迦牟尼不同的理解。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指的“应无所住”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全无真实住相，全是虚假的存在，所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则是说，不应该这样住色生心；生心，是指产生这样的认识，也就是说，是指这样去认识。所以，“而生其心”就是指叫你应该这样去认识。而慧能则对“应无所住”理解为，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根本就无有实实在在的真实住相，这个住相只不过是心中产生的而已。既然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心而产生，



并依之而转移的，所以才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比如在《法宝坛经·行由品》中，有一个二僧争论风动幡动的故事：“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就是说，慧能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人的心中产生和受人的心的控制而活动的。慧能就是这样以自性、本性、自性灵魂的观点，也就是对人的认识、思想、意识、精神、感情等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与发挥，在佛教上形成一个独树一帜的宗派——禅宗，开创了顿教法门。

关于人的自性灵魂这点，并不是慧能的首创，早在佛教《菩萨戒经》说：“我本元自性清静，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说：“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禅宗五祖弘忍对于这一点高度重视，他在东禅寺曾向他的一千余弟子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又如他对上座神秀和尚说：“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所以，六祖大师的“自性”“本性”“自性灵魂”学说，是从五祖大师以前的佛教传承而来。当五祖大师给六祖大师传授衣钵，并向他传授《金刚经》的时候，当传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便对“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这一点恍然

大悟，他当时情不自禁地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居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五祖大师对六祖大师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这就再明白不过，自性悟佛这一点，是五祖大师以前就在传承着的，关于顿悟这一点，禅宗一祖达摩大师就是这样修佛。他来中国，一次给众高僧宣讲佛法，他到讲坛之上，只是空坐了一会儿，便立刻走下讲坛，什么话也没有说。时人不解，一众哗然。达摩祖师当时就是表示佛觉不是讲说来的，而是心悟而来，即靠自性悟佛，不由分说。为了这一点，达摩祖师径自在河南登丰少林寺后面的少室山上，在山洞中面壁自悟九年，就是为的自性悟佛。这一传统，传到禅宗六祖慧能，他不但很好地传承了这一点，而且加以发扬光大，作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

第一点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大丰富与发展了禅宗的自性、自体本性，自性灵魂（也可简称之为性灵）这一禅宗的中心观点。六祖大师认为，宇宙万事万物也就是红尘世界的万世万物万事万象万景等等，都是由心产生的，由心控制的，依赖于心的。他在《法宝坛经·般若品》说：“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所以，既然万法都在人的自体本性之中，也就是都在人的意念当中，在人的心中所想当中，那么，人就可以用心、用意念来

控制、来摆布宇宙万事万物了，也可以用意念来在人的头脑中打消、消除这宇宙万事万物了。而佛教的修行佛道，就是要求获得真如佛觉；这真如佛觉的得到，靠的是打消人心中的邪心妄念，也就是要求对宇宙万事万物全都不要去想它；所以，成佛与否，就在这一念之间。《法宝坛经·般若品》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指的佛觉，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得真如佛觉，就是到达真如世界，也就是佛觉世界，就是佛国净土福田。在禅宗六祖慧能看来，只要在人心的念想上，达到对红尘世界的无念、无相、无住，那便是度化到涅槃境界了。所以说，禅宗六祖慧能把修行佛道给以革命性的改变，使修行佛觉变得空前简单易行。

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人的自性清静本身，就是真如佛觉。自性清静，全不着染，这本身就是般若智慧。此前的佛教，将真如佛觉与般若智慧二者分开，般若智慧就是指如何成佛的智慧；只有具备了成佛的智慧，然后才能达到真如佛觉。六祖大师则是将般若智慧给予全新的含义，认为般若智慧与真如佛觉二者不是互有分别的两回事，而是二者辩证统一，是一回事。有了般若智慧，就是有了真如佛觉，而真如佛觉本身，就是大般若智慧。所以，六祖大师首先指出：“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

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这就是说，此前的修佛，都以为求佛的智慧是从外面而来，即只有诵念卷帙浩繁的《大般若经》，才能得到大般若，才能度达波罗蜜彼岸，求得真如佛觉。六祖大师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所以，般若修行佛觉，不在于口中千万遍地诵念，完全在于心中的觉悟，即在于“心行”，否则，那种形式修佛的念经，是什么用处都没有的。关于诵念佛经修行真如佛觉，这是佛教传承下来的老传统。诵念佛经这点，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多次高度评价。比如说：“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这种念经的重要性，世人作了形式主义的理解，以为只要这样诵念，就可以得到来世的大福。结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尚念经成风；不但和尚在寺庙中念，连百姓人家也在念经，若是有人竟能诵念《金刚经》，那将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已经完全曲解了释迦牟尼鼓励人们念经的本意。释迦牟尼所鼓励的念经，是叫人们通过经文的诵念，达到大智慧出现，获得真如佛觉，度达彼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六祖大师的禅宗顿教法门，是完全符合释迦牟尼的本意的。六祖大师说，“大